

## 第八十四章 子係中山狼（上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（文前先說幾句話：大災來臨，汶川的情況有可能比昨天我想象的要好些...但終於確認震中就在映秀附近。我在湖北當然一點事兒都沒有，隻是很擔心那邊，情緒非常不穩。

很多人都清楚，我對映秀這個鎮子的感情，世紀之交的時候，我在那裏住了半年，至今難忘鎮與鎮上可親的人們，今天中午終於等到部隊突入映秀的消息，那一剎那，我的感覺很複雜，大老爺們兒眼眶裏一下就濕了。

有位叫高遠靜的哥們兒，這時應該還在福堂的廠房裏，不知如何...雙手合什祈禱，希望一切平安，希望映秀能逢凶化吉，希望汶川給人再帶來驚喜，希望災區受苦難的人們少些苦難...四川平安，全國平安，大家平安。

有書友倡議捐款，這個大家請自主抉擇表示愛心的途徑，紅十字會的捐款渠道很容易找到，我不贅述。在這裏祝願川內的書友們闔家安康，近些，有意願的朋友，麻煩大家去獻下血，幫助一下那些受傷的人們，謝謝。)

...

笑聲並沒有持續多久便停了，因為範閑忽然發現自己太過得意猖狂了些，並不是什麼好跡象。

而昏過去的明青達也醒了過來，綢表棉裏的大袍子無風自動，雙拳緊握，雙眼微紅，狠狠地盯著範閑的臉。

笑聲止，昏人醒，就像先前那一幕沒有發生一樣，但事實上，所有的人都清楚，明家的三成股子已經落到了範閑的手上。

如果僅僅隻有三成。那依然是遠遠不夠地。

明青達看著站在範閑身後的夏棲飛，想到此人手中的一成股子，再想到那個與家族漸漸離心的明四爺，心裏越來越寒冷，然而依然存著一份僥幸的希望。

“送客。”老爺子最後看了一眼範閑手中的文書，有些疲憊無力說道。

範閑沒有動，眯著眼睛看著明園裏貨美的建築，滿是一臉欣賞，就像是這園子已經變成他的。

明青達麵色再變。

夏棲飛從範閑的身後閃了出來，看了大哥一眼。輕聲說道：“送客。”

同樣是兩聲送客，卻出自兩個人的嘴唇。這代表著關於明家地歸屬，明家主人的身份。夏棲飛已經正式站了出來，開始向明青達進行挑戰。

客廳裏地諸位觀禮賓客知道今天這事兒大發了，而且不知道緊接著會發生什麼，明家老爺子在震怒之下會做出怎樣的事情，為求明哲保身，眾人趕緊脫身離去，竟是連禮數也顧不得了。包括蘇州府在內地證人官員。也趕緊向範閑行了禮便逃出了園子。

...

廳內頓時安靜了下來，留下的人包括範閑一方的人馬。還有明家的族中兩房男丁，人數雖然並不少，但知道馬上就要攤牌。沒有人敢發出聲音。

明青達冷冷看了一眼範閑，從懷中掏出一張契結書，緩緩撕掉：“你為什麼不使無賴，把蘭石的這半成股子也吞了？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我是朝廷命官，又不經商，要你兒子的股子做甚？”

他走到自己一行人後方，坐到了椅子上，不再多話，隻是靜靜欣賞著这一幕。

他今日趕至蘇州，一方麵是要看這場大戲，一方麵也是要給夏棲飛撐腰，明家在江南日久，手底下上千私兵，如果真要搞出大事兒來，夏棲飛的江南水寨並不見得能正麵抵擋。

夏棲飛站在明青達地麵前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招商錢莊地東家提前寫過備書，他手中的三成股子，由我說話。年前蘇州府判大哥酌情補償小七，大哥慷慨，贈予一成股子，小七感激不盡，日後大哥終老明園，小七定會用心服侍。”

明青達在兒子地攙扶下勉強站立在堂中，他看了一眼身後的明族男丁，臉上浮現出一絲慘笑，說道：“看來暗中有不少人投到你身邊去了，不然你說話不會這般有底氣...說來也是，這一年內，我明家的精力都用在應付小範大人身上，卻是忽視了你。”

此言一出，明族男丁們表情複雜，已經暗中投向夏棲飛地人麵色慚愧，而那些並不知道內情的人一臉震驚，惟有明四爺兩眼看天，說不出的淡漠。

明青達深吸一口氣，麵容顯得無比蒼老，他知道對方既然敢來搶明家主人的位置，那一定有了完全的把握，可他依然存著最後掙紮的念頭。

他回首冷冷盯著明四爺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你把股子也給了他？”

“識時務者為俊傑。”明四爺緩緩說道。

明青達慘笑三聲，指著他的鼻子罵道：“蠢貨！明家由此而亡，全都因為你！我看你死後如何去見明家的列祖列宗，呆會兒怎麼麵對你的母親！”

明四爺微微一顫，旋即冷笑了起來，笑容裏顯得十分狠毒：“大哥，我沒臉去見？去年我被逮進了蘇州府大牢，你不讓人來撈我也罷了，居然派人來暗殺我...如此兄弟，難道你有臉去見？”

明青達盯著他的眼睛，說道：“當時的情況不得不如此...”

“我明白。”明四爺神經質一般笑道：“你想讓江南士紳同情咱明家，所以要我死在牢裏...可你想過沒有！我也是明家的兒子！憑什麼要我死！你怎麼不去死？”

你怎麼不去死？

明青達渾身發抖，回頭尖聲對夏棲飛吼道：“把你的底牌都亮出來！就算老三老四這兩個姨娘養的投了你，可你依然不夠！”

夏棲飛看了他一眼，緩緩開口說道：“招商錢莊手上不止三成。”

“不止三成？”

“是啊。”夏棲飛平靜道：“明老六這些年在外麵欠了多少銀子，你是知道的...他是老太君最疼的幼子，你對他向來忌憚，所以對他的用度克摳地厲害。嚴禁他插手族產，可他貪玩，是個喜歡用銀子的人...那便隻好伸手向外麵借了，他又沒有產業，當然隻有用老太君當年留給他的股子做抵押。”

“老六？”明青達瞪大了雙眼，他怎麼也想不到，明家易主的關鍵一筆，竟然是出自於自己的親弟弟，他愕然回首，看著人群中害怕不已。一直往隊後退去的明六爺，惘然說道：“老六...你瘋了？”

明六爺此時一臉死喪。半倚著身子躲在人群後麵，躲避著大哥噬人的目光。明青達家主積威之下。這些族中男丁都被他殺人似的目光嚇退了半步。

“不是他瘋了，而是明家所有的人都瘋了。”夏棲飛冷漠說道：“看看這園子吧，裏麵的人都各有心思，一肚子地壞水...包括我在內，所有姓明的人，天生從骨子裏都透著自私與淡薄，大難臨頭時。有誰還會記得這個姓氏？說來說去。明家地敗因依然是你。你防著族中的所有人，卻對外麵地壓力一味退讓...如此行事。怎能不敗？”

廳內一片沉默。

明青達忽然哈哈笑了起來，隻是笑聲說不出的絕望與憤怒，他指著夏棲飛說道：“你以為拿了過五成的股子。就可以在明家話事？不要忘了，明家產業裏還有宮中的份額，還有軍中的份額，你能控制的...依然不足數！”

此時已經沉默了許久的範閑終於開口，輕聲說道：“那是幹股。”

幹股兩個字便點明了情況。

範閑看著已經快要陷入瘋癲狀態地明青達，說道：“不上帳冊地股子，難道可以光明正大地拿出來打官司？”

明青達盯著範閑那張可惡的秀美麵容，說道：“小範大人，難道你...真地敢把長公主與秦老爺子的股子吃掉？”

範閑站了起來，微微偏頭，想了一會兒後溫和笑著說道：“如果我不敢吃，我今天來做什麼？”

...

明園一座清幽的小院內，明青達孤單地坐在書桌前，他地麵容已經沒有什麼光澤，就像是被熬幹了油脂的銅燈，說不出的憔悴。今日下午，夏棲飛已經憑恃著手中占據的股子，把他從明家主人的位置上趕了下來，同時在江南路與監察院的雙重公證或者說是監視下，所有的帳冊已經被封存，園內所有的人手被統統換了一遍。

一直隱忍了一年的明家前代主人明青達，此時甚至根本無法將自己的命令傳出去。雖然隻有半天時間，他知道，一旦陷入這種情況，自己被明家的人們、江南的人們遺忘隻是時間上的問題。

“為什麼...範閑敢這樣做。”這位老爺子百思不得其解，額頭上深深的皺紋裏夾著死灰一般的顏色，喃喃自言自語道：“長公主會幫我的。”

“你說是不是？”他有些茫然地問道。

姨太太的臉上也流露出一絲恐懼的臉色，她本來當初就是長公主的貼身宮女，被派到了江南明家，一是監視，二是負責關係，去年明青達死自己的親生母親，便是通過這位明老太君的大丫環，獲得了宮中的點頭。

“不知道...宮裏一直沒有回音，不會是出事了吧？”

明青達慘笑了起來：“難怪...難怪範閑會這般自信，原來他早就知道宮裏幫不了咱們了...如果連長公主都出了問題，自己隻是他嘴裏的一塊肥肉，隨便什麼時候吃都可以，他還弄出了這麼多手段，也算是瞧得起我。”

“不是瞧得起你。”

範閑領著夏棲飛推門而入，搓著有些發涼的手，坐在明青達的對麵，說道：“從一開始的時候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朝廷要毀掉你明家，是太過輕鬆的一件事情...問題在於，朝廷並不想毀了你們。

明青達看了他一眼。

“陛下要的是一整個完好的明家，不是一個瀕臨破產，奄奄一息、最後家破人亡的明家，所以要吃掉你，難度確實不小。”範閑說道：“而且這件事情最好能和平解決，不用鬧出太多人命，亂了江南民生...你知道明家是隻巨獸，想馴服是不容易的。”

他繼續說道：“本官給過你機會，可是你沒有抓住。”

明青達有些粗重地喘了兩口氣，說道：“接下來你們會怎麼做？要知道我這邊手上至少還有接近一半的股子。”

“從現在起，你在明家就沒有說話的資格了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明家由今日起，由夏棲飛話事。”

夏棲飛在一旁開口，像是在對明青達進行解釋，又像是對這位老爺子進行痛至靈魂深處的最後一擊：“我已下令，明園所有帳冊送至江南路總督府，全力配合朝廷審查往內庫船隻屢被海匪劫掠一事。”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